

贺友直 文/图

贺友直

HEYOUZHI HUAZIJ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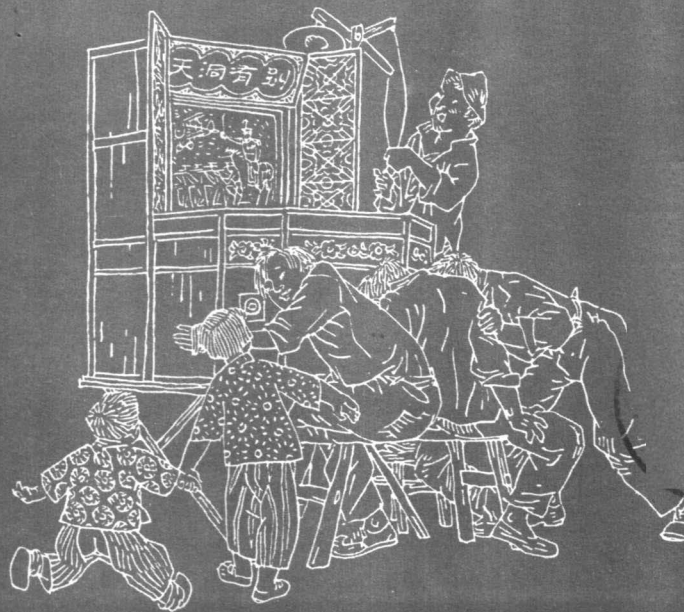
画自己

上海书店出版社

贺友直 文 / 图

HEYOUZHI HUAZIJ

贺友直画自己



上海书店出版社

策 划 戴逸如
责任编辑 柯国富
技术编辑 毛志明
装帧设计 谷 夫

贺友直画自己

贺友直 文 / 图

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 42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	1997 年 7 月第一版 199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87×1092 1/24 印张 8.75 印数: 00001-6000
ISBN 7-80622-233-2 / J · 96	定价: 16.00 元

自序

这本册子里的两套画，都是画的我自己的事。一套画于1987年，是为1988年在法国昂古莱姆国际连环画节上的“贺友直连环画创作回顾展”而作；一个是发表于1996年《新民晚报》的“图画大舞台”。前一套题名“我自民间来”，后一套题名“贺友直画自己”。前一套的内容说明我成为一个画画人所得益的阅历，后一套的内容则侧重于从艺之前的身世，但画这两套画都有一个相同的意图，是通过自己的所事所遇，表现当时社会的风俗世态。

作品里所经历的事，已过去长久了，不可能都记得具体清楚，所以，有的就不免创作创作。但是，凡能回忆的，其环境，其人，甚至是家具摆设，尽量使其符合原状，如姚主教路（今上海天平路）159号姐夫开的小铁工厂，是特地去画了速写的，家乡旧宅的大门，是依据拍摄的照片画的，镇海县立新碶小学，虽是凭的记忆，但老同学都说画的很像。凡表现情、景、意的，必有主观色彩，但也力求刻划出当时的环境气氛。不过，也因为过于考虑符合事实，以致在画面的处理上受到一定的影响，这就是画面的形式效果差了一些。另一方面，在表述内容上不够坦诚，有的事还缺乏勇气说出；别人的一些事，怕产生后果而有意隐去。我明白，由于这两点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的真实性和事的深刻性，东西虽然是发表了，心里总觉到是一种欠缺。

贺友直写于一九九七年四月

开锣戏：今天是1996年元旦，我头一个登场，先“跳加官”。旧时演戏，开戏先闹头场，尔后即是“跳加官”，用意是图个吉利。这样，在之后的正戏中，无论是说死演杀，看的演的都不会觉得不吉利了，所以我也在一开头要画这个场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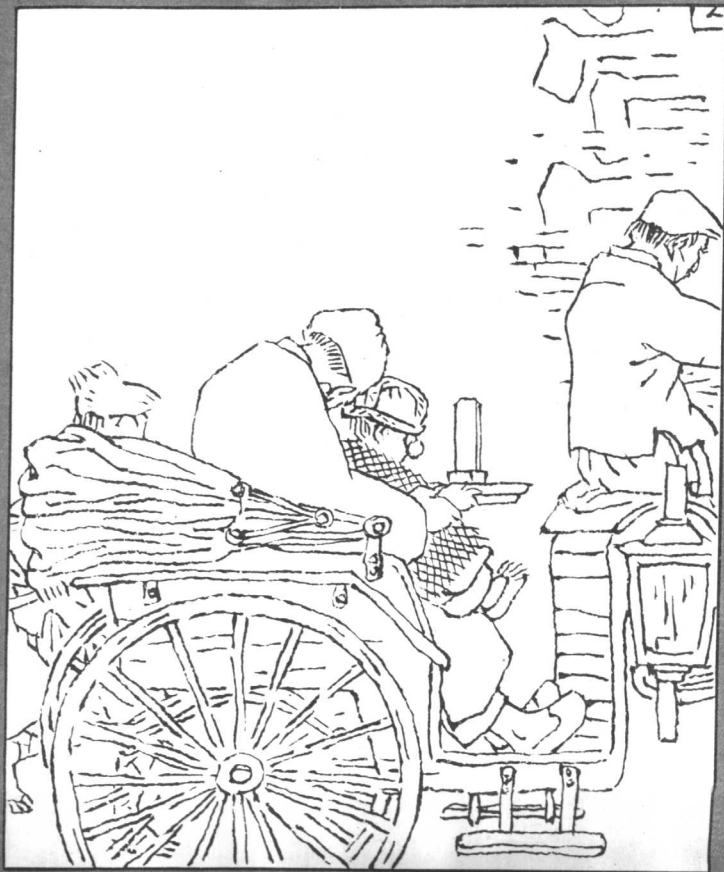
在乡下，演大戏（京戏）是件大事，大都是为神庆寿或给神还愿。演戏日期确定后，庙里票红告示，到演出的日子，戏台上鼓乐喧天，唱做火爆，场子外头，摆满吃的玩的赌钱的摊子，热闹得很。如今看戏，买票进场，散戏回家，没有以往的这种情趣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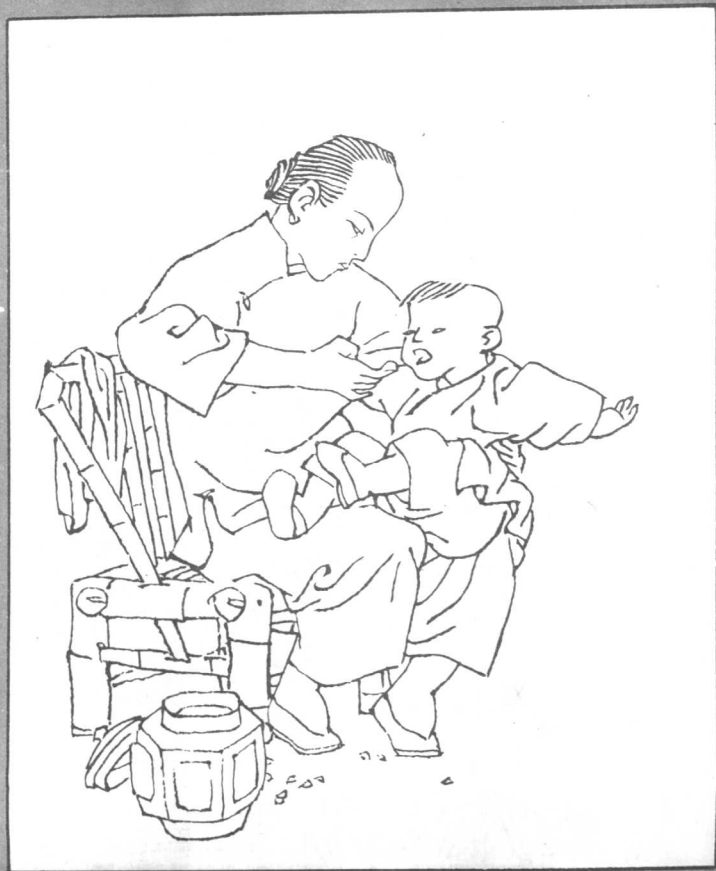




我于一九二二年出生在上海。我五岁时母亲病故。我对母亲毫无印象，只记得出丧时队伍里有许多红帽子，现在猜想大概是雇来的仪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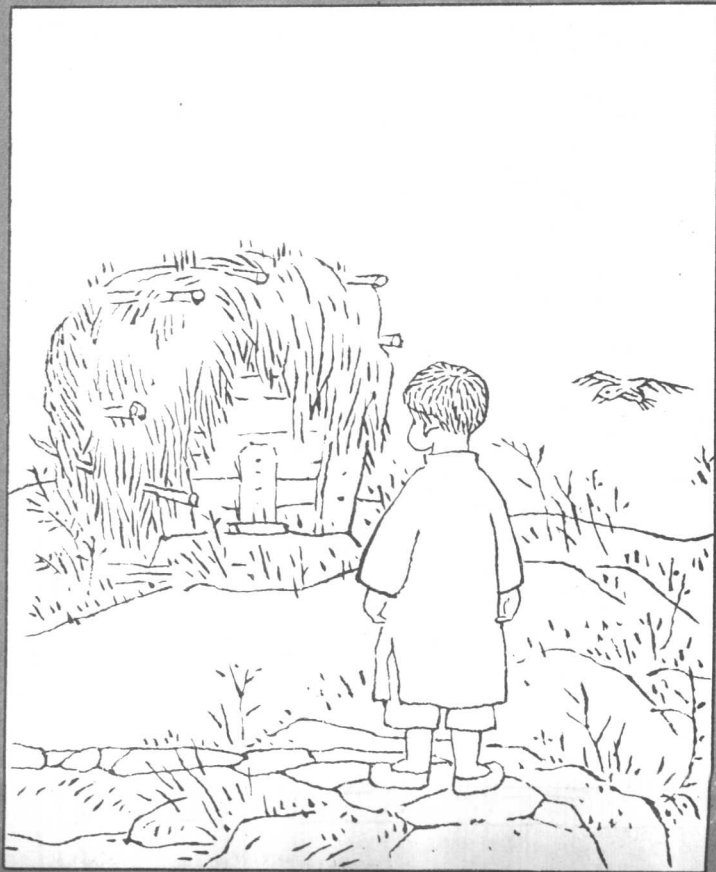
送丧时父亲抱着我坐在马车上，护着我捧一只木盘，盘子中央竖放着一块木牌，大人们说，这是我的母亲。母亲故去的情景，只记得这些，至今未忘。





母亲去世后，父亲把我托付给姑妈扶养。姑妈没有生过孩子，她待我如亲生。姑妈家虽不愁温饱，但常有的零食只是沙炒豆。我牙嫩咬不动，总是由她嚼烂后用手指添进我嘴里，吃得津津有味。

母亲的棺木运到乡下后，停放在姑妈家的村子边上，我们宁波人叫“草夹棺材”。听说人死了后到阴间做鬼，我很相信，每走过母亲棺木，会站在近边默默地呼唤：“阿姆，阿姆。”





我跟姑妈睡。姑妈睡的床很好看，雕花的，两边安装像窗一样的玻璃，上面画着五颜六色的戏文人。挂面上三格画的是花，我都很喜欢。

姑妈凡有所求，就要到庙里拜菩萨。她到庙里去总是带着我。我最喜欢到大礅头行宫里去，那里有黑白无常、十殿阎王，虽然可怕却又觉得很好看。





我小时候体弱多病，
伤风、发烧，却从不求医，
姑妈只用两种办法：一是
ou(喊)活(魂)灵，一是拜
床公床婆。‘ou活灵’要用
几百个字才能说清楚，拜
床公床婆只用一碗饭，饭
上放几粒黄糖，一炷香，
参念几句就算心到了。

姑妈家一年到头难得有几次热闹：一是做年糕。做年糕不只是自己做，领居家有的借姑妈家的地方做，一家磨完一家上，一家做好一家来，平时冷冷清清，这几天忽然人丁兴旺了。





一是做酒。做酒师傅都是绍兴人，上下手搭配齐全，榨的、淘的、看酒色的、灌坛的、封泥的，我看他们忙，虽不懂，但这一道道工序至今还能记得。

才淘(煮开)的酒,是
不好喝的,必须灌坛存放
过一定时间后才会觉得
好喝。我最喜欢喝浆缸
里没有榨出酒糟的酒,比
酒酿 *qiang*,喝多了也会
醉。我今好酒,就是这样
喝上瘾的。





姑父患‘大脚风’病（血丝虫病），病到皮肉开裂的程度。据说‘大脚风开花，近在年把’，有次大公鸡啄腿的开裂处，姑父痛得惨叫，过不多久，果然死了。

姑父去世，出讣告要有泣血稽首的孝子，他没有亲生的男丁，就以我这个内侄替代，因此我又服了一次重孝。出殡遇桥，需孝子“驼”着灵柩过去，据说，如此桥神才许放行。

